

# 《宋詩話全編·孫光憲詩話》輯錄問題 探微

薛雅文\*

〔摘要〕

吳文治《宋詩話全編》第一冊收入《孫光憲詩話》一部。筆者研究《寶顏堂秘笈》，素留意於宋人筆記小說，查證《宋史·列傳》記載孫光憲本無詩話著作，《宋詩話全編》所收乃編者以廣義詩話定義，自《北夢瑣言》輯出之論詩材料。惟吳文治《宋詩話全編》對近代學者研究詩學課題影響甚大，筆者因而仔細比對數種《北夢瑣言》版本，發現《宋詩話全編》當中所稱《孫光憲詩話》者，亦有若干瑕疵存在。誠如〔清〕葉德輝所言，文獻整理宜求善本、精校、精審，故從文獻學角度撰寫〈《宋詩話全編·孫光憲詩話》輯錄問題探微〉一文，敬請方家指正。

關鍵詞：宋詩話全編、孫光憲詩話、北夢瑣言、文獻學、校勘

---

\*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

## 一、前言

吳文治《宋詩話全編》精裝十冊，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發行。斯編是目前所見匯集宋代詩話資料最稱完備之大型圖書，確實為當代研究宋詩學者提供豐富材料，其嘉惠士林，已有公評。惟該編係出自三百餘人通力合作完成，故難免良莠不齊。<sup>1</sup>許清雲教授曾於《東吳中文學報》24 期發表〈《宋詩話全編·陶穀詩話》訂補〉一文，指出其第一冊中《陶穀詩話》之瑕，於收錄總數三十八則材料，訂補三十三則，可謂錯誤十分嚴重，遂啟發筆者欲繼續探索。

該書第一冊，收入《孫光憲詩話》一部。筆者查證歷代公、私藏書目錄，孫光憲本無詩話著作，《宋詩話全編》所收乃編纂者輯錄自《北夢瑣言》中論詩材料。筆者研究《寶顏堂秘笈》，素留意於宋人筆記小說，《北夢瑣言》亦不陌生；而該書記載內容，常被史學、文學、考據徵引，故以現存數種《北夢瑣言》版本比對，發現所謂《孫光憲詩話》五十一則作品，仍存在若干訛誤。〔清〕葉德輝曾言，文獻整理宜求善本、精校、精審。筆者基於研究領域在文獻學，故先透過《北夢瑣言》諸版本進行比較異同、優劣。再就各家版本擇一、二善本，訂正所謂《孫光憲詩話》，本文擬從「字句訛誤」、「字句異文」、「內容疏失」，以及參照其他典籍進行「詩話增補」等向度進行探微，除指出其欠缺外，更致力補正完善，冀能提供詩學善本文獻給後世學者使用，惟才疏學淺，尚祈方家指正。

## 二、從《北夢瑣言》版本見《孫光憲詩話》輯錄問題

《北夢瑣言》是唐末五代重要的文學家孫光憲（896-968）<sup>2</sup>於荊南掌書記時所

<sup>1</sup> 許清雲：〈《宋詩話全編·陶穀詩話》訂補〉，《東吳中文學報》第 24 期（2012 年 11 月），頁 92。

<sup>2</sup> 《宋史·列傳》孫光憲生年未載，今人說法不一，如下：林艾園校點《北夢瑣言》謂「生年已不可考」（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1981 年），頁 1；莊學君〈孫光憲生年及其著述〉認為「生年約在公元 895 年」（《四川師範大學學報》第 4 期，社會科學版，1986 年，頁 67）；陳尚君〈花間詞人事輯〉考證「約生於唐乾寧（894-897）間」（陳尚君：《唐代文學叢考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7 年，頁 403）；劉尊明〈花間大家孫光憲考論〉以為「生年大約也應在公元 896 年或稍後一兩年之間」（劉尊明：《唐五代詞史論稿》，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2000 年，頁 240）；賀中復則「暫定其生年為 898 年」（吳庚舜、董乃斌主

撰，其〈序〉「凡纂得事成三十卷」，故全書編排三十卷。今傳本僅有二十卷，並非原作完書，據俞鋼整理《北夢瑣言》二十卷、佚文五卷本之「點校說明」云：

《北夢瑣言》撰於荆南，全書三十卷（《郡齋讀書志》、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《文獻通考》等著錄為二十卷），傳本僅二十卷。但《太平廣記》等類書中多輯錄有不見傳本的文字，可知二十卷已非完書。<sup>3</sup>

而賈二強點校《北夢瑣言》亦謂二十卷已非完書，其「點校說明」云：

《北夢瑣言》今傳本均止有二十卷，《郡齋讀書志》衢本卷十三小說類相同，《宋史》卷二百六〈藝文志〉小說類作十二卷當是誤倒。但南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輯本卷十一小說家類及《宋史》本傳卻均作三十卷。按《太平廣記》等書徵引《北夢瑣言》多有溢出今二十卷本之外者，則原書之為三十卷蓋可信從，今二十卷本已非完書。<sup>4</sup>

房銳《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》謂《北夢瑣言》作於荆南應是毫無疑義，而結集時間約在北宋建隆三年（962），即荆南高氏政權歸附宋朝前夕。成書後不久，至遲在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之前，即已刊刻，并流傳於世。<sup>5</sup>依《崇文總目》是著錄孫

---

編：《唐代文學史（下冊）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5年，頁746）；賈二強《北夢瑣言》點校說明據《三楚新錄》有「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」之說，推延嗣「其生年在唐昭宗乾寧三年，光憲之生當亦在此年前後」（《唐宋史料筆記叢刊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，頁2）；房銳《孫光憲與《北夢瑣言》研究》亦據《三楚新錄》卷三「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」句，考辨「定為唐昭宗乾寧三年（896）」（房銳：《孫光憲與《北夢瑣言》研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，頁5）。以上說法，筆者係採房銳之說。又有關孫光憲生平事跡，《宋史》卷483〈孫光憲傳〉、周羽翀《三楚新錄》卷三均有粗略介紹，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、李燾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亦有所涉獵，吳任臣《十國春秋》卷102〈孫光憲傳〉採錄眾書，內容較為豐富，而房銳《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》在眾人基礎上，更匯集史傳、方志、類書、詩文集等相關文獻，作了詳細的考辨，足可參考。

<sup>3</sup> [宋]孫光憲，俞鋼整理「點校說明」：《北夢瑣言》，收入朱易安、傅璇琮等主編《全宋筆記》第一編（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3。

<sup>4</sup> [宋]孫光憲撰，賈二強點校：《北夢瑣言》，頁4。

<sup>5</sup> 成書之考證：房銳《孫光憲與《北夢瑣言》研究》綜合諸說，仍據孫光憲〈序〉中提到，

光憲著作最早之書目，其言與孫光憲《北夢瑣言序》相符，可信原書確為三十卷無疑。<sup>6</sup>

筆者驗證宋元書目，除《崇文總目》卷四著錄原書三十卷之外，南宋袁本《郡齋讀書志》卷三下「小說類」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一一「小說家類」、《通志》卷六五「史類第五·雜史」，均著錄該書，皆曰三十卷。復考諸今本《北夢瑣言》書前自序及《宋史》本傳亦相同，若結合宋人徵引該書情形作觀察，筆者認為至少在南宋中期之前，《北夢瑣言》三十卷仍留存於世。而衢本《郡齋讀書志》卷十三「小說類」著錄為二十卷，《文獻通考》卷二一六亦著錄為二十卷，因此推測，《北夢瑣言》在南宋中期以後，除內廷可能有三十卷外，坊間所傳即以刪削之二十卷為主，故宋亡以後三十卷本亦一併亡佚，僅此二十卷獨傳。<sup>7</sup>以至明清書目，如錢謙益《絳雲樓書目》卷二、錢曾《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》卷五及《讀書敏求記》卷二、張金吾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卷二七、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140、傅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卷九及《藏園群書題記》卷八〈校《北夢瑣言》跋〉等，收錄此書皆言二十卷。因此，房銳《孫光憲與《北夢瑣言》研究》一文，<sup>8</sup>從《崇文總目》、《郡齋讀書志》（袁本）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等宋代書目著錄情況以及宋人徵引《北夢瑣言》情況，推斷至少在南宋中期以前，《北夢瑣言》可能仍是完帙；從《郡齋讀書志》（衢本）著錄情況分析，南宋中期以後，《北夢瑣言》可能有三十卷本、二十卷本並行於世；據《文獻通考》著錄情況推測，在元代初年甚至更早以前，《北夢瑣言》即僅存二十卷本，已非原貌。此結論與筆者翻閱歷代書目而抽絲剝繭論斷該書流傳版本情況一致；故而其散佚逸文、未收原文蒐求，將是本文探究問題之一。

《四庫全書》子部十二，小說家類一，雜事之屬「《北夢瑣言》提要」曾評論：

由從事荊南（後唐同光四年926年）經歷三紀即歷三十六年（北宋建隆三年962年）搜集資料而撰書，書成時間或即在此年。房銳：《孫光憲與《北夢瑣言》研究》，頁71-74。

<sup>6</sup> 同前註，頁77。

<sup>7</sup> 孫道明《北夢瑣言·跋》：「《北夢瑣言》二十卷，富春孫光憲纂集唐末、後梁、後唐、後晉時事。此書乃武林忻悅學家藏陝刊舊本，今歸成芥庵夏隱君。……至正二十四年，歲次甲辰，五月七日寫起，至二十七日庚寅輟卷。」（同註4，頁366）按，此跋註記「至正」，考諸為元順帝年號，可知元人家藏「陝刊舊本」即已是二十卷刪削本。

<sup>8</sup> 房銳：《孫光憲與《北夢瑣言》研究》。

世所行者凡二本，一為明商維濬《稗海》所刻，脫誤殆不可讀。近時揚州新刻，乃元華亭孫道明所藏，猶宋時陝西刊板，差完整有緒，故今以揚州本著錄，不用商氏本云。<sup>9</sup>

俞鋼整理《北夢瑣言》亦謂：

此書版本較複雜，今存最早刊本為明商濬《稗海》本，二十卷，無細目，且多脫漏。又有明萬曆刊本，二十卷，有細目，但第二十卷實已殘闕，係割原書第十卷後半部分湊補。清乾隆間盧見曾獲林屋葉石君萬收藏本（原藏吳方山岫），刊為雅雨堂本，二十卷，有細目。此本流傳較廣，為《四庫全書》等所據，但傳增湘以之與吳氏拜經樓鈔本勘合，以為雅雨堂所據原本亦僅十九卷，第二十卷『必取《稗海》本以補之』。由於《稗海》本無細目，雅雨堂本第二十卷的細目全為刊者所補，因此與鈔本完全不同。原拜經樓藏鈔本今藏上海圖書館，可資復案。清末繆荃孫刊有《雲自在龕叢書》本，此本除有繆氏校訂外，還附有輯自《太平廣記》的逸文四卷，雖無細目，相對而言最為完善。<sup>10</sup>

此書二十卷刊刻本雖較複雜，但目前所見僅有：明萬曆會稽商濬半楚堂輯刻《稗海》本，清乾嘉時德州盧見曾輯刻《雅雨堂叢書》本，光緒時江陰繆荃孫輯刻《雲自在龕叢書》本。前述三家刻本：《稗海》本脫誤殆不可讀，是屬較差版本。《雅雨堂》本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稱「乃元華亭孫道明所藏，猶宋時陝西刊版，差完整有緒。」今所見《四庫全書》本及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之《北夢瑣言》均出自此刻本。而《雲自在龕叢書》本，因〔清〕繆荃孫是版本大家，充分利用《稗海》本及吳翊鳳、劉喜海兩家鈔本校正盧刻《雅雨堂》本，復據明嘉靖時談剗刻《太平廣記》勘校並輯錄逸文四卷，<sup>11</sup>故後來居上，在三家中，是屬較佳版本；1960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斷句本，即以此作為底本而略作校訂。

<sup>9</sup> [宋]孫光憲：《北夢瑣言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）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第1036冊，頁1036-01。

<sup>10</sup> 同註3，頁4。

<sup>11</sup> 按，繆荃孫據《太平廣記》輯錄逸文四卷，可知北宋時三十卷本仍流傳，因為《太平廣記》所引即內廷所藏三十卷本。見李昉等編：《太平廣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。

今人點校亦有三家出版社：一是，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林艾園點校本。此本係以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斷句本為底本，參閱《稗海》本、《雅雨堂》本、浙江圖書館藏文瀾閣《四庫全書》丁氏補抄本、上海圖書館藏吳騫拜經樓舊鈔本，並對繆氏《雲自在龕叢書》本進行校勘，因後出轉精，堪稱為完善；二是，2002年中華書局賈二強點校本。此本集前人所長，是現今所見最好善本。民國初期，傅增湘收藏另一部明萬曆時刻本，傅氏曾以吳騫拜經樓藏舊鈔詳校過此明刻本。賈二強點校整理時，即用繆本作為底本，以傅增湘所校明刻本進行校勘，並用商濬《稗海》本、盧見曾《雅雨堂》本、林艾園校點本校記以及1961年中華書局修訂點校本《太平廣記》和其他有關文獻覆核。逸文四卷仍以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斷句本為底本，在繆荃孫逸文八十九條之外，又從龔鼎臣《東原錄》、阮閱《詩話總龜》、曾慥《類說》等宋元明人稗史說部補輯，增加二十餘條，編為逸文補遺，遂使此書更接近完整，更加可信賴；三是，2003年大象出版社俞鋼點校本。俞鋼點校整理，是用上海圖書館藏吳騫拜經樓鈔本作為底本，校以商濬《稗海》本、盧見曾《雅雨堂》本、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、繆荃孫《雲自在龕叢書》本等。集外佚文五卷，收錄在《雲自在龕叢書》本所附之四卷，用人民文學出版社《太平廣記》重作校訂，另外一卷則參考林艾園、陳尚君等輯佚所得，去其重複，並補入出自《佩文韻府》卷十七及《施元之注蘇詩》卷七「射潮」一條，合編而成。上述三家出版社所出版《北夢瑣言》，仍以賈二強點校整理最完帙。<sup>12</sup>

筆者研判二十卷與三十卷本之差別，經檢校眾家補輯之佚文，發現以變異妖怪、個人休咎為大宗，而二十卷本主要收集政治攸關之軼事或事件，近於志怪記錄則集中末二卷，在序文具足下，疑二十卷本當出於有意刪削三十卷本而來，以致佚去者同質性甚高。因此，二十卷本雖說可能刪削、脫佚而非完篇，但校訂今日流傳二十卷其內容仍確實可靠。惟詩學、文獻學研究者，仍須注意現存二十卷未收之佚文，此部分可以依賈二強點校《北夢瑣言》及《全宋筆記》第一編所收俞鋼整理點校《北夢瑣言》作為主要參考版本。

1998年江蘇古籍出版社發行《宋詩話全編》，當中輯錄《孫光憲詩話》一書，據責任編纂者王水照、呂尚奧二人於書末附記，係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林艾

<sup>12</sup> 按，筆者仔細比對賈二強和俞鋼的點校本，就佚文這部分來說，二人互有一、二條差異；雖說差異不大，但賈二強增補出的「韓文公譽賈島」和「都會間異事」二條，都和詩話性質有關，故以文獻輯佚角度給予評價是屬較佳版本。

園校點本《北夢瑣言》為底本；是時，賈二強點校本未成書出版，雖說王、呂二人無緣納入參考，惟賈校新增〈逸文補遺〉亦是據《東原錄》、《詩話總龜》、《類說》等易見之書輯補，責任編纂者於該文獻之取得不難。因此，若以文獻求善立場繩之，當非過於嚴苛，王欣夫《文獻學講義》云：

文獻學的三位一體。這三個內容本來是三位一體的，不應該分什麼先後。……得到了書，要知道有什麼刻本和什麼刻本比較可靠，就要檢查版本。有了可靠的版本，然後再做研究工作，于是需要懂得怎樣來校讎。<sup>13</sup>

總之，筆者認為《宋詩話全編》當中所輯錄《孫光憲詩話》，責任編纂者未加以詳校，亦未旁及相關典籍文獻進一步作輯佚，是其嚴重之缺失。

### 三、《宋詩話全編·孫光憲詩話》輯錄視角

本單元進行校讎，係以《宋詩話全編》收錄《孫光憲詩話》為底本，以林艾園點校本（下文簡稱林校）對校，以賈二強點校本（下文簡稱賈校）、俞鋼整理點校本（下文簡稱俞校）、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小說家類一《北夢瑣言》（下文簡稱四庫本）等參校，從校讎學視角以對校、本校、他校、理校先進行訂正，而後從其他古籍文獻及近代學者研究成果採錄增補，讓該書所謂「詩話」內容更趨於完善。

#### （一）校讎字句訂正面向

《宋詩話全編》收錄由王水照、呂尚奧二人編纂《孫光憲詩話》，共計五十一則。茲依該書原文順序（編者標示數字仍保留不變），進行「字句訛誤」與「字句異文」校讎。

##### 1. 字句訛誤

字句訛誤，包括字之訛誤與句讀標點訛誤。整體而言，該書仍存有若干訛誤；茲為省篇幅，凡通同字，或繁簡轉換致誤，如岳、嶽；臺、台；于、於；裏、里，

<sup>13</sup> 王欣夫：《文獻學講義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頁7。

均不校訂。句讀標點訛誤，為省篇幅亦不作訂正。

(1) 五 咸通中，禮部侍郎高湜知舉。榜內孤貧者公乘億，賦詩三百首，人多書於屋壁。許棠有《洞庭》詩，尤工，詩人謂之「許洞庭」。最奇者有聶夷中，河南中都人，少貧苦，精於古體，有《公子家》詩云：「種花於西園，花發青樓道。花下一禾生，去之為惡草。」又《詠田家》詩云：「父耕原上田，子斲山下荒。六月禾未秀，官家已修倉。」又云：「鋤禾當日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念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！」又云：「二月賣新絲，五月糶新穀。醫得眼前瘡，剜却心頭肉。我願君王心，化為光明燭。不照綺羅筵，只照逃亡屋。」所謂言近意遠，合三百篇之旨也。盛得三人，見湜之公道也。葆光子嘗有同寮，示我調舉時詩卷，內一句云：「科松為蔭花。」因譏之曰：「賈浪仙云：『空庭唯有竹，閒地擬栽松。』吾子與賈生，春蘭秋菊也。」<sup>14</sup>

校記：「盤中餐」，俞校同，而林校、賈校、四庫本均作「盤中飡」，可知作「餐」係形近之誤。

(2) 七 王文公凝，清修重德，冠絕當時……曾典絳州，於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，自別墅到郡謁見後，更不訪親知，閹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；或入郭訪親知，即不造郡齋。瑯琊知之，謂其專敬，愈重之。及知舉日，司空一捷，列第四人登科。同年訝其名姓甚暗，成事太速。有鄙薄者，號為「司徒空」。瑯琊知有此說，因召一榜門生開筵，宣言於眾曰：「某叨忝文柄，今年榜帖，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。」由是聲采益振。爾後為御史分司，舊相盧公攜訪之，乃留詩曰：「氏族司空貴，官班御史雄；老夫如且在，未可歎途窮。」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。（頁3-4）

校記：「及知舉日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作「及知舉日」，可知作「日」係形近之誤。

<sup>14</sup> 吳文治：《宋詩話全編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3。下文凡徵引此書材料，為清耳目，均在引文下改用括號註明頁碼。

(3) 八 唐薛尚書能，以文章自負，累出戎鎮，常鬱鬱歎息。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，其落句云：「麓官乞與真拋却，賴有詩名合得嘗。」意以節將為麓官也。鎮許昌日，幕吏咸集，令其子具囊鞬，參諸幕客。幕客怪驚，入座曰：「俾渠消災。」時人以為輕薄也。蓋不得本分官，矯此以見志，非輕薄乎？（頁4）

校記：「入座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作「八座」，可知作「入」係形近之誤。

(4) 九 唐相國孫公偓，寬裕通簡，不事矯異……相國曾乘輶至蜀、詣杜光庭先生受籙，乃曰：「嘗遇至人，話及時事，每有高樓之約。爾後雖登臺輔，竟出官於南獄。有詩寄杜先生，其要句云：『蜀國信難遇，楚鄉心更愁。我行同范蠡，師舉效浮丘。他日相逢處，多應在十洲。』」唐末朝達罹穀水，白馬驛之禍，惟相國獲免焉。（頁4）

校記：「高樓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作「高樓」，可知作「樓」係形近之誤。考諸阮閱《詩話總龜》卷之十九「紀實門下」引《北夢瑣言》此條亦作「高樓之約」，<sup>15</sup>可為佐證。

(5) 一一 溫庭雲字飛卿，或云作「筠」字，舊名岐，與李商隱齊名，時號曰「溫李」。才思豔麗，工於小賦，每入試，押官韻作賦，凡八又手而八韻成。多為鄰鋪假手，號曰「救數人」也。而士行有缺，縉紳薄之……竟流落而死也。杜幽公自西川除淮海，溫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，留詩云：「卓氏壚前金線柳，隋家隄畔錦帆風，貪為雨地行霖雨，不見池蓮照水紅。」幽公聞之，遺絹一千疋。（頁4-5）

校記：「兩地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作「兩地」。考諸《詩話總龜》卷之

<sup>15</sup> 周本淳校記：「樓」原本作「樓」，依明抄本改。〔宋〕阮閱編，周本淳點校：《詩話總龜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214。

十九「紀實門下」、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十四「溫庭筠」條及《全唐詩》卷 579，<sup>16</sup>錄此詩同作「兩地」，可知作「雨」係形近之誤。

(6) 一四 大中年，洪州處士陳陶者，有逸才，歌詩中似負神僊之術，或露王霸之說，雖文章之士，亦未足憑，而以詩見志，乃宣父之遺訓也。其詩句云：「江湖水深淺，不足掉鯨尾。」又云：「飲冰狼子瘦，思日鷓鴣寒。」又云：「中原不是無鱗鳳，自是皇家結網疏。」又云：「一鼎雄雌金液火，十年寒暑鹿霓衣。寄與東流任斑鬢，向隅終守鐵梭飛。」諸如此例，不可殫記。（頁 5）

校記：「鹿霓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亦同。唯「霓」字殊不可解，考諸《詩話總龜》卷之四十六「隱逸門」、《唐詩紀事》卷六十及《全唐詩》卷 746 引《北夢瑣言》此條均作「鹿麕」，<sup>17</sup>而下文述及《北夢瑣言》卷七「唐相國鄭瓘」條亦有「鹿麕」一詞，故知作「霓」係形音皆近之誤。惟四庫本作「鹿皮」，雖文意可通，但毋須計為異文，故在此云及。按，劉向《列仙傳》云：「鹿皮公者，淄川人也，少為府小吏木工，舉手能成器械。岑山上有神泉，人不能至也。……上其巔作祠舍。……食芝草，飲神泉，且七十年。淄水來，三下，呼宗族家室，得六十餘人，令上山半，水盡漂一郡，沒者萬計。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，著鹿皮衣遂去，復上閣。後百餘年，下賣藥於市。」杜甫〈遣興〉三首，「但訝鹿皮翁，忘機對芳草。」即用《列仙傳》此典。<sup>18</sup>蓋本則謂「洪州處士陳陶者，有逸才，歌詩中似負神僊之術」，用「鹿皮公」事典，亦頗合理。又，「向隅終守鐵梭飛」句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及《唐詩紀事》均同，而《詩話總龜》所引則作「向隅終守鐵蓑衣」。仔細推敲，「終守鐵梭飛」之意費解，應以「鐵蓑衣」為佳。故知作「梭」係音近之誤；作「飛」則因「梭」而誤改。如此一來，四句詩應改為二聯：即「一鼎雄雌金液

<sup>16</sup> [宋] 阮閱編：《詩話總龜》，頁 214；[宋] 計有功著，王仲鏞校箋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9 年），頁 1474；[清] 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（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 年），頁 6730。

<sup>17</sup> [宋] 阮閱編：《詩話總龜》，頁 438；[宋] 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 1650；[清] 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頁 8494。

<sup>18</sup> [漢] 劉向撰，王叔岷校箋：《列仙傳校箋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，1995 年），頁 199。

火，十年寒暑鹿裘衣」、「寄與東流任斑鬢，向隅終守鐵蓑衣。」因為上述四句詩，「衣」、「飛」雖同屬上平聲「微」韻，個別句子之平仄無誤，唯其前後兩句平仄「失黏」，顯然不符近體詩格律規範，不能併作一首七言絕句。

(7) 一五 沈詢侍郎，精粹端美，神僊中人也。制除山北節旄，京城誦曹唐《遊僊詩》云：「玉詔新除沈侍郎，便分茅土領東方。不知今夜游何處？侍從皆騎白鳳凰。」即風姿可知也。（頁5）

校記：「山北節旄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同。唯曹唐詩句云：「便分茅土領東方」，則「北」、「東」必有一誤。近體詩平仄，此處應作平聲，故知「東」字合律。《全唐詩》卷641錄曹唐詩可以佐證。<sup>19</sup>考諸《詩話總龜》卷之十九「紀實門下」<sup>20</sup>錄此詩正同，唯制除則云「山東節旄」，可知作「北」係形近之誤。

(8) 一六 屯難之世，君子遭遇不幸，往往有之。唐進士章魯封，與羅隱齊名，皆浙中人，頻舉不第，聲采甚著。錢尚父土豪崛起，號錢塘八都。洎破董昌，奄有杭越，於是章、羅二士，罹其籠罩……以章魯封為表奏孔目官，章拒而見笞，差羅隱宰錢塘，皆畏死稟命也。章、羅以之為恥，錢公用之為榮，玉石俱焚，吁！可惜也……羅隱為中朝所重，錢公尋倍加敬，官至給事中，享壽考溫飽而卒。（頁5）

校記：「加敬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皆同；賈校曰：「明本作『欽』，當是宋人諱改。」<sup>21</sup>考四庫本作「加欽」。「欽」、「敬」因避諱而改，古籍多有其例。

(9) 二十 唐吳郡陸龜蒙，字魯望，舊名族也。其父賓虞，進士甲科，浙東從事侍御史，家于蘇臺。龜蒙幼精六籍，弱冠攻文，與顏蕘，皮日休、羅隱、吳融為友。性高潔，家貧，思養親之祿，與張博為吳興、廬江二郡倅。著《吳興實錄》四十卷，《松陵集》十卷，《笠澤叢書》五卷。丞相

<sup>19</sup> 曹唐〈小遊仙詩九十八首之十七〉：「玉詔新除沈侍郎，便分茅土鎮東方。不知今夕游何處，侍從皆騎白鳳凰。」〔清〕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頁7347。

<sup>20</sup> 〔宋〕阮閱編：《詩話總龜》，頁215。

<sup>21</sup> 此當是宋人避欽宗皇帝之諱而改作敬，明本作「欽」，可證。

李公蔚，廬公攜景重之。羅給事寄陸龜蒙詩云：「龍樓李丞相，昔歲仰高文。黃閣今無主，青山竟不焚。」蓋嘗有徵聘之意。唐末以左拾遺授之，詔下之日，疾終。光化三年，贈右補闕，吳侍郎融傳貽史，右補闕韋莊撰誄文，相國陸希聲撰碑文，給事中顏蕘書，皮日休博士為詩。皮寇死浙中。方干詩名著於吳中，陸未許之。一旦頓作詩五十首，裝為方干新製，時輩吟賞降仰，陸謂曰：「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」。方詩在模範中爾，句奇意精，識者亦然之。薛許州能，以詩道為己任，還劉德仁卷有詩云：「百首如一首，卷初為卷終。」譏劉不能變態，乃陸之比也。（頁 6-7）

校記：「吳融為友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作「吳融為益友」，有「益」字為佳，此處應是脫字。又，「張博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同。唯查考《新唐書》卷 196〈陸龜蒙〉曰：「往從湖州刺史張搏遊，搏歷湖、蘇二州，辟以自佐。」可知作「博」係形近之誤。

(10) 二六 唐相國鄭祭，雖有詩名，本無廊廟之望。嘗典廬州，吳王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，因有遺闕而笞責之，然其儒懦清慎，弘農常重之。昭宗時，吳雄據淮海，朝廷務行姑息，因咸言鄭公之德，由是登庸，中外驚駭。於時皇綱已紊，四方多故，相國既無施展，事必依違。太原兵至渭北，天子震恐，渴於攘却之術，相國奏對，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「哲」字，其不究時病，率此類也。同列以其忝竊，每譏侮之。相國乃題詩於中書壁上，其詞曰：「側坡蛆崑崙，蟻子競來拖，一朝白雨下，無鈍無嘍囉。」意者以時運將衰，縱有才智，亦不能康濟，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。時亦然之。相國《題老僧詩》云：「日照西山雪，老僧門未開。凍餅粘柱礎，宿火焰爐灰。童子病歸去，鹿麕寒入來。」常云：「此詩屬對，可以稱衡，重輕不偏也。」或曰：「相國近有新詩否？」對曰：「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，此處何以得之？」蓋言平生苦心也。（頁 8-9）

校記：「咸言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作「盛言」，可知作「咸」係形近之誤。

(11) 三一 唐前朝進士陳詠，眉州青神人，有詩名，善弈棋。昭宗劫遷，駐蹕陝郊，是歲策名歸蜀，韋書記莊以詩賀之。又有鄉人拓善者，屬和韋詩，其略云：「讓德已聞多士伏，沽名還得世人聞。」譏其比滌器當壚也。謬稱馮副使涓詩，以涓多諧戲故也。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，假馮公之名也。潁川嘗以詩道自負，謁荆幕鄭準，準亦自負雄筆，謂潁川曰：「今日多故，不暇操染，有三數處回緘，祈為假手。」潁川自旦及暮，起草不就，蓋欲以高之。其詩卷首有一對語云：「隔岸水牛浮鼻渡，傍溪沙鳥點頭行。」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：「先輩佳句甚多，何必以此為卷首？」潁川曰：「曾為朝貴見賞，所以刻以首章。」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。（頁10）

校記：「拓善者」兩處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皆同。唯此應是「妒」字，考諸《唐詩紀事》卷七十一「陳詠」條作「嫉善者」，<sup>22</sup>「嫉」、「妒」義同，可知作「拓」係形近之誤。又，「已聞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皆同。唯此應作「已令」，蓋此聯對句末字有「聞」字，對仗聯不許有重複字。且考諸《唐詩紀事》卷七十一「陳詠」條及《全唐詩》卷796收錄，<sup>23</sup>正作「已令」，故知作「聞」係音近之誤。又，「刻以首章」，林校、賈校皆作「刻於首章」，俞校及四庫本皆作「刻於卷首章」，可知作「以」係音近之誤。

(12) 三二 唐高相國崇文，本薊州將校也，因討劉闢有功，授西川節度使。一旦大雪，諸從事吟賞有詩，渤海遽至飲席笑曰：「諸君自為樂，殊不見顧鄙夫。鄙夫雖武人，亦有一詩。」乃口占云：「崇文崇武不崇文，提戈出塞號將軍。那個（骨+孝）兒射落鴈，白毛空裏落紛紛。」其詩著題，皆謂北齊教曹之比也。太尉駢，即其曾孫也，鎮蜀日，以蠻蜚侵暴，乃築羅城，城四十里，朝廷雖加恩賞，亦疑其固護。或一日聞奏樂聲，知有改移，乃題《風箏》寄意曰：「夜靜絃聲響碧空，宮商信任往來風。依稀似曲才堪聽，又被移將別調中。」旬日報到，移鎮渚宮。（頁10-11）

校記：「落紛紛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皆同。唯此詩轉句有「落」字，不

<sup>22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1891。

<sup>23</sup> [清]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頁8964。

宜重出為佳。考諸《詩話總龜》卷之二十一「詠物門下」引《北夢瑣言》此條及《全唐詩》卷 313 錄高崇文〈雪席口占〉均作「亂紛紛」。<sup>24</sup>按，「亂」字為是，作「落」係衍上文「落鴈」致誤。

(13) 四一 唐咸通中，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，久不登第，常歲卷軸，怠於裝修。因出一奇，乃作婢僕詩五十首，於公卿間行之，有詩云：「春娘愛上酒家樓，不怕歸遲總不留。推道那家娘子臥，且留教住待梳頭。」又云：「不論秋菊與春花，個個能嚙空肚茶，無事莫教頻入庫，一名閒物要（此／夕）（此／夕）。」諸篇皆中婢僕之諱。浹旬，京城盛傳其詩篇，為妳媼輩怪罵騰沸，盡要搥其面。是年登第。與夫桃杖、虎靴，事雖不同，用奇即無異也。（頁 13）

校記：「總不留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皆同。考諸《唐詩紀事》卷七十及尤袤《全唐詩話》卷五引《北夢瑣言》此條，<sup>25</sup>均作「總不憂」。《全唐詩》卷 870 李昌符〈婢僕詩〉亦作「總不憂」，<sup>26</sup>細味此句詩意，及末句複出「留」字，當以「總不憂」為佳，可知作「留」係音近之誤。

(14) 四二 唐南蠻侵軼西川……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，蠻酋猶傳蜀城。掌武先選驍銳救急，人背神符一道，蠻規知之，望風而遁。爾後僖宗幸蜀，深疑作梗，乃許降公主。蠻王以連姻大國，喜幸遇常，因命宰相趙隆眉、楊奇鯤、段義宗來朝行在，且迎公主……楊奇鯤輩皆有詞藻，途中詩云：「風裏浪花吹又白，雨中嵐色洗還青。江鷗聚處窗前見，林狖啼時枕上聽。此際自然無限趣，王程不敢暫留停。」詞甚清美也。（頁 13-14）

校記：「遇常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作「逾常」，可知作「遇」係形音皆近之誤。

<sup>24</sup> [宋] 阮閱編：《詩話總龜》，頁 231；[清] 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頁 3523。

<sup>25</sup> [宋] 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 1871；[宋] 尤袤：《全唐詩話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59 年），[清] 何文煥《歷代詩話》本，頁 97。

<sup>26</sup> [清] 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頁 9864。

(15) 四七 沙門貫休，鍾離人。風騷之外，精於筆劄，舉止真率，誠高人也。……荊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？休公曰：「此事須登壇而授，非草草而言。」成令銜之，乃遽於黔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：「見說氣清邪不入，不知爾病自何來？」以詩見意也。……（頁 15）

校記：「乃遽於黔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同。唯「遽於黔中」費解，疑為「遞」之形誤。考諸《詩話總龜》卷之三十二引李頎《古今詩話》「沙門貫休」條：「成令銜之，乃遞于黔中。」<sup>27</sup>及《唐詩紀事》卷七十五「僧貫休」條：「遞放黔中。因為〈病鶴〉詩曰」云云，<sup>28</sup>可以他校佐證。

(16) 四八 秭歸郡草聖僧懷濬者，不知何處人。唐乾寧初到彼，知來藏往，皆有神驗。愛草書，或經、或釋、或老，至於歌詩鄙瑣之言，靡不集其筆端。與之語，即阿唯而已，里人以神聖待之。刺史于公以其惑眾，繫而詰之。乃以詩代通狀曰：「家在閩川西復西，其中歲歲有鶯啼。如今不在鶯啼處，鶯在舊時啼處啼。」又詰之，復有詩曰：「家住閩川東復東，其中歲歲有花紅。而今不在花紅處，花在舊時紅處紅。」郡牧異而釋之。詳其詩意，似在海中，得非盃渡之流乎？行旅經過，必維舟而禮謁，告其吉凶，唯書三五行，終不明言，事往果驗……王師伐荊州，師寄南平王詩云：「馬頭漸入揚州路，親眷應須洗眼看。」是歲輸誠淮海，獲解重圍。其他不可殫記。（頁 15）

校記：「知來藏往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均同。唯此四字應是句中對，且僧懷濬既能書吉凶，則「藏」宜作「識」為佳。考諸《全唐詩話》卷六引《北夢瑣言》正作「知來識往」，<sup>29</sup>故知作「藏」係形近之誤。

(17) 五一 唐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，聘燕帥劉仁恭，舍於賓館，命試幕客馬或延接。馬有詩贈韓曰：「燧林芳草綿綿思，盡日相攜陟麗譙。別

<sup>27</sup> [宋] 阮閱編：《詩話總龜》，頁 322。

<sup>28</sup> [宋] 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 1956。

<sup>29</sup> [宋] 尤袤：《全唐詩話》卷六，頁 16；[清] 何文煥：《歷代詩話》，頁 144。

後巔愁心上望，羨君時復見王喬。」或詩雖清秀，然意在徵其學問，韓亦於座上酬之曰：「崇霞臺上神僊客，學辨癡龍藝最多。盛德好將銀筆述，麗詞堪與雪兒歌。」座內諸賓，靡不欽訝稱妙句，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……或從容問韓以「雪兒」、「銀筆」之事。韓曰：「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，好學著書，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。筆有三品，或以金銀雕飾，或用斑竹為管。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，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，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。故湘東之譽，振于江表。雪兒者，李密之愛姬，能歌舞，每見賓察文章有奇麗入意者，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。」（頁16）

校記：「心上望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均作「山上望」，可知作「心」係形近之誤。綜上，「字句訛誤」部分有十七則，二十一處（含脫字一處、避諱一處）。

## 2. 字句異文

字句異文者，其中字句雖與參校本不同，編輯者亦有所本，惟文獻學校讎有一派謂仍可兩存，故須註明「某一本作某」、「某某一本作某某」。

（1）五 咸通中，禮部侍郎高湜知舉。榜內孤貧者公乘億，賦詩三百首，人多書於屋壁。許棠有《洞庭》詩，尤工，詩人謂之「許洞庭」。最奇者有聶夷中，河南中都人，少貧苦，精於古體，有《公子家》詩云：「種花於西園，花發青樓道。花下一禾生，去之為惡草。」又《詠田家》詩云：「父耕原上田，子斲山下荒。六月禾未秀，官家已修倉。」又云：「鋤禾當日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念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！」（頁3）

校記：「詩人」，林校、賈校皆同；賈校云：「傳校作『詩』。」四庫本作「時人」，俞校亦同。按，賈校云：「傳校作『詩』。」暗示傳增湘所見有他本作「時」者。此實可兩存之，宜註「詩一本作時」。又，「種花於西園」句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同。考諸《詩話總龜》卷之一「諷諭門」引《北夢瑣言》此條亦相同，<sup>30</sup>唯《唐詩紀事》卷六十一「聶夷中」條及《萬首唐人絕句》第九卷「晚唐二」同

<sup>30</sup> [宋]阮閱編：《詩話總龜》，頁12。

作「種花滿西園」；<sup>31</sup>「種花於西園」連四平，聲調不如「種花滿西園」悅耳，可援引參校。又「當日午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皆同，考諸范攄《雲溪友議》卷上「江都事」條及《全唐詩》錄詩則作「日當午」，<sup>32</sup>詩意無礙，亦可援引參校。

(2) 七 王文公凝，清修重德，冠絕當時……曾典絳州，於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，自別墅到郡謁見後，更不訪親知，閹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；或入郭訪親知，即不造郡齋。瑯琊知之，謂其專敬，愈重之。及知舉曰，司空一捷，列第四人登科。同年訝其名姓甚暗，成事太速。有鄙薄者，號為「司徒空」。瑯琊知有此說，因召一榜門生開筵，宣言於眾曰：「某叨忝文柄，今年榜帖，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。」由是聲采益振。（頁 3-4）

校記：「成事」，林校、賈校皆同；林校小字注：「原本作『所圖』，據《廣記》一百八十三校改。」賈校引繆校曰：「原本作『所圖』，據《廣記》一百八十三校改。」四庫本作「所圖」，俞校亦同。詩意無礙，宜註「成事一本作所圖」。「門生」，林校、賈校皆同；林校小字注：「原本作『人』，據《廣記》校改。」賈校引繆校曰：「原本作『人』，據《廣記》校改。」四庫本作「人」，俞校亦同。意思可通，宜註「生一本作人」。

(3) 八 唐薛尚書能，以文章自負，累出戎鎮，常鬱鬱歎息。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，其落句云：「籬官乞與真拋却，賴有詩名合得嘗。」意以節將為籬官也。（頁 4）

校記：「籬官乞與真拋却，賴有詩名合得嘗。」兩句，《唐詩紀事》卷六十「薛能」條及《全唐詩》卷 560 錄詩，<sup>33</sup>「乞與」皆作「寄與」、「詩名」皆作「詩情」，與

<sup>31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 1654；[宋]洪邁選編，霍松林主編：《萬首唐人絕句校注集評》（山西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91 年），頁 1012。按，《全唐詩》卷 636 錄聶夷中〈公子家〉首句亦作「種花滿西園」，頁 7300。

<sup>32</sup> [唐]范攄：《雲溪友議》（濟南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2004 年，收錄在首都師範大學文獻研究所編著《四庫家藏·子部·隋唐筆記》），頁 281；[清]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卷 483，頁 5494。

<sup>33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 1643；[清]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頁 6505。

此小異，亦可援引參校。

(4) 一四 大中年，洪州處士陳陶者，有逸才，歌詩中似負神僊之術，或露王霸之說，雖文章之士，亦未足憑，而以詩見志，乃宣父之遺訓也。其詩句云：「江湖水深淺，不足掉鯨尾。」（頁5）

校記：「江湖水深淺」句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同。唯《詩話總龜》卷之四十六「隱逸門」及《唐詩紀事》卷六十引《北夢瑣言》均作「江湖水清淺」。<sup>34</sup>按，細味詩意，水淺故不足掉鯨尾，是作「清」更佳，亦可援引參校。

(5) 二十 唐吳郡陸龜蒙，字魯望，舊名族也。……方干詩名著於吳中，陸未許之。一旦頓作詩五十首，裝為方干新製，時輩吟賞降仰，陸謂曰：「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」。方詩在模範中爾，句奇意精，識者亦然之。薛許州能，以詩道為己任，還劉德仁卷有詩云：「百首如一首，卷初為卷終。」譏劉不能變態，乃陸之比也。（頁6-7）

校記：「乃陸之比也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均同。唯《詩話總龜》卷之八引《北夢瑣言》此條作：「陸希聲之比」，<sup>35</sup>可供參校。

(6) 二四 唐樂安孫氏，進士孟昌期之內子，善為詩。一旦併焚其集，以為才思非婦人之事，自是專以婦道內治。孫有代夫《贈人白蠟燭詩》曰：「景勝銀釭香比蘭，一條白玉逼人寒。他時紫禁春風夜，醉草天書仔細看。」又《聞琴詩》曰：「玉指朱絃軋後清，湘妃愁怨最難聽。初疑颯颯涼風動。又似蕭蕭暮雨零。近若流泉來碧嶂，遠如玄鶴下青冥。夜深彈罷堪惆悵，霧濕叢蘭月滿庭。」（頁7-8）

校記：「孫有代夫《贈人白蠟燭詩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皆同；林校小字注：「原本『詩』字在『贈』字上，據《廣記》二百七十二校改。」賈校引繆校曰：「原本

<sup>34</sup> [宋] 阮閱編：《詩話總龜》，頁438；[宋] 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1650。

<sup>35</sup> [宋] 阮閱編：《詩話總龜》，頁93。

『詩』字在『贈』字上，據《廣記》二百七十二校改。」四庫本則作「孫有代夫詩《贈人白蠟燭》」。實兩存可也，宜註「詩一本在夫字下」。又「軋後清」三字，林校、賈校皆同；賈校曰：「明本作『後』，義長，當據改。」俞校、四庫本皆作「軋復清」。考諸《唐詩紀事》卷七十九「孫氏」條亦作「軋復清」，<sup>36</sup>實兩存亦可，宜註「後一本作復」。

(7) 二六 唐相國鄭綮，雖有詩名，本無廊廟之望。……常云：「此詩屬對，可以稱衡，重輕不偏也。」或曰：「相國近有新詩否？」對曰：「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，此處何以得之？」蓋言平生苦心也。（頁9）

校記：「驢子上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皆同；《唐詩紀事》卷六五引《古今詩話》亦同。<sup>37</sup>惟四庫本則作「驢背上」，意思可通，宜註「子一本作背」。

(8) 三一 唐前朝進士陳詠，眉州青神人，有詩名，……其詩卷首有一對語云：「隔岸水牛浮鼻渡，傍溪沙鳥點頭行。」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：「先輩佳句甚多，何必以此為卷首？」潁川曰：「曾為朝貴見賞，所以刻以首章。」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。（頁10）

校記：「刻以首章」四字，林校、賈校皆作：「刻於首章」，俞校、四庫本皆作「刻於卷首章」。按，多一「卷」字，文意無妨，可兩存之，宜出校記。惟「刻以首章」之「以」字係音近致誤，已見上文「字句訛誤」校訂。

(9) 三二 唐高相國崇文，本薊州將校也，因討劉闢有功，授西川節度使。一旦大雪，諸從事吟賞有詩，渤海遽至飲席笑曰：「諸君自為樂，殊不見顧鄙夫。鄙夫雖武人，亦有一詩。」乃口占云：「崇文崇武不崇文，提戈出塞號將軍。那個（骨+孝）兒射落鴈，白毛空裏落紛紛。」其詩著題，皆謂北齊敖曹之比也。太尉駢，即其曾孫也，鎮蜀日，以蠻蜚侵暴，乃築羅城，城四十里，朝廷雖加恩賞，亦疑其固護。（頁10-11）

<sup>36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2045。

<sup>37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1769。

校記：「落鴈」，林校、賈校皆同。俞校、四庫本皆作「雁落」。按，詩意可通、平仄不變，可兩存之，宜註「落鴈一本作雁落」。大雪吟賞事，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十四「高崇文」亦引《北夢瑣言》此條，<sup>38</sup>唯文句稍為簡略。「太尉駢，即其曾孫也」以下文字，《唐詩紀事》卷六十三「高駢」條亦有之，<sup>39</sup>唯「蠻蠻」作「南詔」，可兩存之，宜註「蠻蠻一本作南詔」。

(10) 三三 湘江北流至岳陽，達蜀江。夏潦後，蜀漲勢高，遏住湘波，讓而退溢為洞庭湖，凡闊數百里。而君山宛在水中，秋水歸壑，此山復居於陸，唯一條湘川而已。海為桑田、於斯驗也。前輩許棠《過洞庭詩》，最為首出，爾後無繼斯作。詩僧齊己駐錫巴陵，欲吟一詩，竟未得意……進士李洞慕賈島，欲鑄而頂戴，嘗念「賈島佛」，而其詩體又僻於賈。（頁 11）

校記：「欲鑄而頂戴」句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皆同。惟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十八「李洞」條亦引《北夢瑣言》，作「鑄其像頂戴」，<sup>40</sup>文字小異，亦可參校。

(11) 三四 進士高蟾，詩思雖清，務為奇險，意疎理寡，實風雅之罪人。……羅隱亦多怨刺，當路子弟忌之，由是渤海策名也。愚嘗覽《李賀歌詩》篇，慕其才逸奇險，雖然嘗疑其無理，未敢言於時輩。（頁 11-12）

校記：「才逸」二字，林校、賈校皆同，俞校、四庫本皆作「逸才」。文意不變，可兩存之，宜註「才逸一本作逸才」。

(12) 三六 唐著作郎顧況，字逋翁，好輕侮朝士，貶在江外，多與僧道交遊。時居茅山，暮年有一子，即非熊前身也，一旦暴亡。況追悼哀切，所不忍言，乃吟曰：「老人喪愛子，日暮泣成血。老人年七十，不作多時別。」（頁 12）

<sup>38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 1460。

<sup>39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 1709。

<sup>40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 1584。

校記：「泣成血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、四庫本皆同。唯考諸《詩話總龜》卷之四十五「傷悼門」引《北夢瑣言》此條，文有小異，而「泣成血」則作「淚成血」，<sup>41</sup>詩意無礙、平仄不變，兩存亦可，宜註「泣一本作淚」。

(13) 三八 唐女道魚玄機，字蕙蘭，甚有才思。咸通中，為李億補闕執箕帚，後愛衰下山，隸咸宜觀為女道士，有怨李公詩曰：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心郎。」又云：「蕙蘭銷歇歸春浦，楊柳東西伴客舟。」自是縱懷，乃娼婦也。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殺之，有集行於世。江淮間有徐月英，名娼也。其送人詩云：「惆悵人間事久違，兩人同去一人歸。生憎平望亭前水，忍照鴛鴦相背飛。」按，一本又有云：「枕前淚與階前雨，隔箇閒窗滴到明。」亦有詩集。（頁 12-13）

校記：「名娼也」，林校、賈校皆同；林校小字注：「原本作『亦娼者』，據《廣記》二百七十三校改。」賈校引繆校曰：「原作『亦娼者』，據《廣記》二百七十三校改。」俞校、四庫本皆作「亦娼者」。按，據上下文意讀之，作「亦娼者」較佳，然文意無礙，亦可兩存，宜註「名娼也一本作亦娼者」。

(14) 四二 唐南蠻侵軼西川……楊奇鯤輩皆有詞藻，途中詩云：「風裏浪花吹又白，雨中嵐色洗還青。江鷗聚處窗前見，林狖啼時枕上聽。此際自然無限趣，王程不敢暫留停。」詞甚清美也。（頁 13-14）

校記：「詞甚清美也」，林校、賈校皆同；林校詞下小字注：「原本無此字，據《廣記》校增。」俞校、四庫本皆作「甚清美也」，無「詞」字。按，有無「詞」字，文意可通，亦可兩存之，宜註「一本無詞字」。

(15) 四八 秭歸郡草聖僧懷濟者，不知何處人。……刺史于公以其惑眾，繫而詰之。乃以詩代通狀曰：「家在閩川西復西，其中歲歲有鶯啼。如今不在鶯啼處，鶯在舊時啼處啼。」又詰之，復有詩曰：「家住閩川東復東，

<sup>41</sup> [宋]阮閱編：《詩話總龜》，頁 431。

其中歲歲有花紅。而今不在花紅處，花在舊時紅處紅。」郡牧異而釋之。  
(頁 15)

校記：「家在閩川西復西」、「家住閩川東復東」，兩「川」字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均同。唯考諸《詩話總龜》卷之三十二及《唐詩紀事》卷七十四引《北夢瑣言》此條均作「山」字，<sup>42</sup>平仄合律，兩存亦可，宜註「川一本作山」。又，兩處「不在」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均同，《太平廣記》卷九十八及《唐詩紀事》卷七十四引《北夢瑣言》此條亦相同，唯《詩話總龜》所引詩則作「再到」，平仄無誤，詩意有別，兩存亦可，宜註「不在一本作再到」。

綜上，「字句異文」部分有十五則，二十二處差異。

## (二) 內容選錄疏失面向

《宋詩話全編》收錄由王水照、呂尚奐二人編輯《孫光憲詩話》，共計五十一則。其內容疏失，為「選錄失當處」與「摘錄不足處」，均歸於此研討。

### 1. 選錄失當處

(1) 二 白少傅居易，文章冠世，不躋大位。先是，劉禹錫大和中為賓客時，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，禹錫謁於德裕曰：「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？」德裕曰：「累有相示，別令收貯，然未一披，今日為吾子覽之。」及取看，盈其箱笥，沒於塵釜，既啟之而復卷之，謂禹錫曰：「吾於此人，不足久矣，其文章精絕，何必覽焉！但恐迴吾之心，所以不欲觀覽。」其見抑也如此。衣冠之士，並皆忌之。(頁 2)

按，細讀內容，此則實無關乎詩話，與自訂凡例不合。筆者認為類似內容，《北夢瑣言》書中仍多，收錄標準宜一致，故宜刪之。

(2) 五 咸通中，禮部侍郎高湜知舉。……最奇者有聶夷中，河南中都人，少貧苦，精於古體，有《公子家》詩云：「種花於西園，花發青樓道。花下一禾生，去之為惡草。」又《詠田家》詩云：「父耕原上田，子斲山

<sup>42</sup> [宋]阮閱編：《詩話總龜》，頁 323；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 1948。

下荒。六月禾未秀，官家已修倉。」又云：「鋤禾當日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念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！」（頁3）

按，「鋤禾當日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念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！」此詩實為李紳之作，乃孫光憲誤記，宜刪之。考諸《唐詩紀事》卷三十九「李紳」條及范攄《雲溪友議》卷上「江都事」條，<sup>43</sup>均歸屬李紳作，故《唐詩紀事》卷六十一「聶夷中」條，<sup>44</sup>計氏實參考《北夢瑣言》而不錄此詩，刪除是也。編輯者宜刪之。

## 2. 摘錄不足處

摘錄不足處，為省篇幅不錄全文，僅標示出其「內容疏失」處，茲逐條說明如下：

（1）「五 咸通中」一則（頁3），「春蘭秋菊也」之後，筆者據四庫本認為仍須再錄「他日赴達官牡丹宴，欄中有兩松對植，立命斧斫之，以其蔭花。此侯席上，於愚有得色，默然不敢答，亦可知也」數句。林校、賈校、俞校亦有此數句，當可增入。

（2）「一一 溫庭雲字飛卿」一則（頁4-5），筆者據四庫本認為刪節處仍可再錄「李義山謂曰：『近得一聯句云「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」，未得偶句。』溫曰：『何不云「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」。』宣宗嘗賦詩，上句有金步搖，未能對。遣未第進士對之，庭雲乃以『玉條脫』續之。宣宗賞焉。又藥名有『白頭翁』，溫以『蒼耳子』為對。他皆此類也。……溫亦有言云『中書堂內坐將軍』，譏相國無學也。宣皇好微行，遇於逆旅。溫不識龍顏，傲然而詰之曰：『公非司馬長史之流？』帝曰非也。又謂曰：『得非大參簿尉之類？』帝曰非也。謫為方城縣尉。其制詞曰：『孔門以德行為先，文章為末，爾既德行無取，文章何以補焉！徒負不羈之才，罕有適時之用』云云」一大段。林校、賈校、俞校亦有之，當可增入。

（3）「一二 唐進士曹唐《遊僊詩》」一則（頁5），筆者以為此則末尾，據四庫本仍可續錄「一日曹往謁之，李倒屣而迎。曹生人質充偉，李戲之曰：『昔日未睹標儀，將謂可乘鸞鶴，此際拜見，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。』時人聞而

<sup>43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1059；[唐]范攄：《雲溪友議》，頁281。

<sup>44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1654。

笑之。世調渾詩遠賦，不如不作，言其無才藻，鄙其無教化也。」林校、賈校、俞校均有之，當可增入。末尾「世調」以下四句，字體略小，原書如此編排，特此說明。

(4) 「一三 始，蔣仲相登庸」一則(頁5)，筆者以為此則末尾，據四庫本仍可續錄「亦博陵之比也」一句。林校、賈校、俞校均有此句，當可增入。

(5) 「一四 大中年」一則(頁5)，「不可殫記」之後，筆者據四庫本認為仍須再錄「癖書十卷，聞其名而未嘗見之」二句。林校、賈校、俞校亦有此二句，當可增入。惟林校、賈校、俞校「癖」字前尚有「著」字；末尾還有雙行小字「或云：癖書是鍾離從事陳岳所著。今兩存之。」十七字。

(6) 「一六 屯難之世」一則(頁5)，第二刪節號處，筆者據四庫本認為仍須再錄「或云章魯封後典蘇州，著《章子》三卷行於世」二句。林校、賈校、俞校亦均有之，當可增入。

(7) 「一九 先是，李遠以曾有詩云」一則(頁6)，<sup>45</sup>筆者以為其刪節處，據四庫本仍可再錄「然相國厚重有德，終為艷詞玷之。契丹入夷門，號為『曲子相公』」四句。林校、賈校、俞校均有此四句，當可增入。引文內有(又云：『長日惟消一局棋』，兩存之)等語，原文有之，特此說明。

(8) 「二四 唐樂安孫氏」一則(頁7-8)，「景勝銀釭香比蘭」之後，筆者據四庫本認為仍須再錄「一作自古清香勝蕙蘭」一句。林校、賈校亦有此句，當可增入。

(9) 「三十 唐滎陽鄭準」一則(頁10)，第一刪節處，筆者據四庫本認為仍可再錄「常欲比肩陳、阮，自集其所作為三卷，號《劉表軍書》」三句。林校、賈校、俞校均有此三句，當可增入。

(10) 「三三 湘江北流至岳陽」一則(頁11)，其刪節處，筆者據四庫本認為仍可再錄「有都押衙者，蔡姓而忘其名，戲謂己公曰：『題洞庭者，某詩絕矣，諸人幸勿措詞。』己公堅請口筭，押衙抑揚朗吟曰：『可憐洞庭湖，恰到三冬無髭鬚。』以其不成湖也。諸僧大笑之。」數句。林校、賈校、俞校均有之，

<sup>45</sup> 按，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四〈辨誤〉亦引《北夢瑣言》李遠此事，「三杯」作「千杯」。云《北夢瑣言》謂：「李遠詩云：『人事千杯酒，流年一局棋。』宣宗以非牧人之才，不與郡守。」及觀〔唐〕張固《幽閒鼓吹》，乃云：「宣宗坐朝，令狐相薦李遠知杭州。上曰：遠詩『長日惟消一局棋』，豈可臨郡哉。」二書所載，事雖同而詩則異。〔宋〕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卷五十六「李遠」條亦引張固《幽閒鼓吹》云云，詳見其書頁1536。

當可增入。

(11)「三四 進士高蟾」一則(頁 11-12)，「或於奇章公集中」之後，筆者據四庫本認為仍須再錄「《奇章集》牛僧儒給事中」小字注一句；末尾「即奴僕命騷人可也」之後，筆者據四庫本認為仍須再錄「是知通論合符，不相遠也」二句。以上，林校、賈校、俞校亦均有之，當可增入。

(12)「五一 唐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」一則(頁 16)，「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」之後，筆者據林校本認為仍須再錄「又問『痴龍』出自何處？定辭曰：『洛下有洞穴，曾有人誤墮於穴中，因行數里，漸見明曠，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，又見有大羊，羊髯有珠，人取而食之，不知何所，後出以問張華，曰：『此地仙九館也。大羊者，名曰痴龍耳。』』定辭復問或：『巖嵒之山，當在何處？』或曰：『此隋君之故事，何謙光而下問？』由是兩相悅服，結交而去。」一大段。賈校、俞校亦有此數句，當可增入。

綜上，在「內容疏失」部分，合計有十二則，共十三處。

### (三) 從諸文獻資料進行補輯面向

《宋詩話全編》之《孫光憲詩話》，據林艾園校點本《北夢瑣言》選錄五十一則作品。雖「詩話」定義向有不同認識，不同的認識涉及不同的研究範疇。惟依《宋詩話全編》凡例三：「本書輯錄詩文別集、隨筆、史書、類書等諸書中的詩話，以詩歌理論、詩歌創作述評、詩歌方法研討等為主；有關詩人的逸事和思想、重要詩篇的考辨、重要字義的疏證等，也酌予收錄。」筆者即持其自訂凡例，全面閱讀編輯者所據林校《北夢瑣言》，發現尚有可增補者六則；此六則詩話材料，在四庫本、林艾園校點本、俞鋼點校本《北夢瑣言》皆有之，可佐證係《孫光憲詩話》編輯者輯錄之疏失。

若進一步參考賈校《北夢瑣言》「考異」、房銳《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》之「《北夢瑣言》輯佚考」新輯佚文，以及筆者查考宋人文獻典籍增補者，合計十五則。賈校及房銳書雖後出，惟彼二人輯佚所據之文獻均是常見古籍，學者不難取資。雖其凡例三有云「酌予收錄」，然基於文獻整理求全原則，仍應列為缺失。茲分別輯補如下：

### 1. 輯補自林艾園校點本《北夢瑣言》者

(1) 唐王中令鐸，重德名家，位望崇顯，率由文雅，然非定亂之才，鎮渚宮為都統，以禦黃巢。……時議曰：「黃巢過江，高太尉不能拒捍，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？」落都統後有詩，其要云：「黜詔已聞來闕下，檄書猶未遍軍前。」亦志在其中也。（卷三）<sup>46</sup>

按，「落都統後有詩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述評」。

(2) 唐李群玉校書，字文山，澧州人。有詩名，散逸不樂應舉，親友強之，一上而已。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，為其延譽，因進詩，授弘文館校書，終於荊、湘間。然多狎酒徒，疑其為張祜之流。李少逢善夷謫官澧陽，備知其行止，因為紀之，乃清介高節之人，非輕率之士，疑為同人所謗。……（卷六）<sup>47</sup>

按，「有詩名」、「因進詩」云云，均符合該書凡例三「有關詩人的逸事」。

(3) 顏給事萇，謫官沒於湖外。嘗自草墓誌，性躁急不能容物，其誌詞云：「寓于東吳，與吳郡陸龜蒙為詩論之交，一紀無踰（《廣記》作渝）。」龜蒙卒，為其就木至穴，情禮不缺。……（卷六）<sup>48</sup>

按，「與吳郡陸龜蒙為詩論之交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有關詩人的逸事」。

(4)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公楚，以箋奏受知。相國危急，有寶劍，嘗為君上所賜，將進之。命李起草，不愜其旨。因口占云：「前件劍，武庫

<sup>46</sup> [宋]孫光憲，林艾園校點：《北夢瑣言》，頁20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四庫本，頁1036-14；賈二強點校本，頁50；俞鋼點校本，頁34。

<sup>47</sup> 同前註，林艾園校點本，頁47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9，四庫本，頁1036-42；同註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133；同註3，俞鋼點校本，頁79。

<sup>48</sup> 同註46，林艾園校點本，頁48-49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9，四庫本，頁1036-44；同註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138；同註3，俞鋼點校本，頁81。

神兵，先皇特賜。既不合將歸泉下，又不宜留在人間。」時人服其簡當。彭陽之子綯，繼有韋平之拜，似踈隴西，未嘗展分。重陽日，義山詣宅，于廳事上留題，其略云：「十年泉下無消息，九日樽前有所思。郎君官重施行馬，東閣無因許再窺。」相國覩之，慚悵而已。乃扃閉此廳，終身不處也。……」（卷七）<sup>49</sup>

按，「于廳事上留題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和詩人的逸事」。又，重陽日義山留詩四句，如此標點，不甚妥善，易令人誤為七絕一首。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十三「李商隱」條亦載留詩事，云：「商隱為彭陽公從事，彭陽之子綯，繼有韋平之拜，惡商隱從鄭亞之辟，以為忘家恩，疏之。重陽日，商隱留詩于其廳事曰：曾共山翁把酒卮，霜天白菊繞堦墀。十年泉下無消息，九日樽前有所思。不學漢臣栽苜蓿，空教楚客詠江離。郎君官貴施行馬，東閣無因再得窺。綯乃補太學博士。」<sup>50</sup>清楚可知係一首七律，且引文小異。

（5）僖宗幸蜀年，有進士李茵，襄州人。奔竄南山民家，見一宮娥。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。有才思。與李同行詣蜀，具述宮中之事，兼曾有詩書紅葉上，流出御溝中，即此姬也。行及綿州，逢內官田大夫識之，乃曰：「書家何得在此？」逼令上馬，與之前去。李甚快悵，無可奈何。宮娥與李情愛至深，至前驛，自縊而死。其魂追及李生，具道憶戀之意。迨數年，李茵病瘠，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。雲芳子自陳人鬼殊途，告辭而去。（卷九）<sup>51</sup>

按，「詩書紅葉上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有關詩人的逸事」。

（6）葆光子曰：「羅虬累舉不第，務於躁進，因舉依於宦官，典台州，畫錦也。常以展墓，勉謁邑宰，橫笏傲然。宰曰：『某雖塵吏，不達事體，

<sup>49</sup> 同註 46，林艾園校點本，頁 57-58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 9，四庫本，頁 1036-52；同註 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 160；同註 3，俞鋼點校本，頁 93。

<sup>50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 1451。

<sup>51</sup> 同註 46，林艾園校點本，頁 70-71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 9，四庫本，頁 1036-62；同註 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 191-2；同註 3，俞鋼點校本，頁 111。

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？」譏其無桑梓之敬，曾武人之不若也。虬有俊才，嘗見鵬陰官妓比紅兒詩，他無聞也。」（卷十三）<sup>52</sup>

按，「嘗見鵬陰官妓比紅兒詩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有關詩人的逸事」。

## 2. 輯補自賈二強點校《北夢瑣言·逸文補遺》者

（1）《北夢瑣言》載（韓）文公律詩曰：「天恐文章渾斷絕，再生賈島在人間。」（宋·龔鼎臣《東原錄》）<sup>53</sup>

按，「（韓）文公律詩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」。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十五亦載錄《北夢瑣言》曰：「韓愈詩 孟郊死葬北邙山，日月風雲暫得閑。天恐文章聲斷絕，故留賈島在人間。」<sup>54</sup>而韋莊《又玄集》卷中錄韓愈〈贈賈島〉云：「孟郊死葬北邙山，日月星辰頓覺閑。天恐文章渾斷絕，再生賈島在人間。」<sup>55</sup>《全唐詩》卷 345 韓愈〈贈賈島〉云：「孟郊死葬北邙山，從此風雲得暫閒。天恐文章渾斷絕，更生賈島著人間。」<sup>56</sup>均非律詩，是「律」字可刪。

（2）蜀沙門僧鸞，慕李白歌，鄙賈島蹇澀，乃自諷其詞云：「鯨目光燒半海紅，鰲頭浪蹙掀天白。」而云：「我不能致思於藩籬蹄涔之間。」人咸服之。仍精于《周易》、佛經，為歌行掩之。賈島嘗為僧，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，賈有詩云：「不如牛與羊，猶得自暮歸。」詩思遲澀，杼軸方得。如：「鳥從井口出，人自岳陽來。」乃經年方遂偶句。（宋·阮閱《詩話總龜》卷八評論門四）<sup>57</sup>

<sup>52</sup> 同註 46，林艾園校點本，頁 102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 9，四庫本，頁 1036-90；同註 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 273；同註 3，俞鋼點校本，頁 153-4。

<sup>53</sup> 同註 4，頁 454。

<sup>54</sup> [宋]魏慶之：《詩人玉屑》，見王仲聞點校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 年），頁 479。

<sup>55</sup> [唐]韋莊：《又玄集》，見傅璇琮：《唐人選唐詩新編》，（西安：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630。

<sup>56</sup> [清]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頁 3872。

<sup>57</sup> 同註 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 455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 3，俞鋼點校本，頁 263；同註 15，《詩話總龜》，頁 93。

按，「僧鸞」、「賈島」云云，均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和詩人的逸事」。

(3) 唐求、劉郇伯有詩名。唐求〈臨池洗硯〉詩云：「恰似有龍深處臥，被人驚起黑雲生。」又：「漸寒沙上路，欲暝水邊村。」〈早行〉云：「沙上鳥猶睡，渡頭人已行。」詩思不出二百里間。劉郇伯為范鄴郎中詩友，范得句云「歲盡天涯雨」，久而難對，以問於劉郇伯，曰：「何不道『人生分外愁』。」范賞之。然老于新津之東渡，非隱非吏。二子亦可凌厲名場，而死丘樊，所謂蜀人無志懷土，正此也。（同上卷十四警句門下）<sup>58</sup>

按，「唐求」、「劉郇伯」云云，均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和詩人的逸事」。「唐求」之事，亦見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十引錄，<sup>59</sup>文字全同。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十錄《北夢瑣言》「劉郇伯」條云：「劉郇伯 早行云：『鎮靜人猶寢，天高月自涼。一星深戍火，殘月半橋霜。客老愁塵下，蟬寒怨路傍。青山依舊色，宛是馬卿鄉。』郇伯與范鄴郎中為詩友，范曾得一句云：『歲盡天涯雨』，久而莫屬。郇伯曰：『何不曰人生分外愁』。范賞之。」<sup>60</sup>同卷錄「唐球」條云：「球有詩名，如〈臨池洗硯〉云：恰似有龍深處臥，被人驚起黑雲生。又有漸寒沙上路，欲暝水邊村。」<sup>61</sup>文字稍異，可以互參。唯郇伯詩友「范鄴」應是「范鄴」之誤。考諸《全唐詩》卷 588 李頻有〈和范秘書襄陽舊遊〉注一作〈和范鄴先輩話襄陽舊遊〉、〈回山後寄范鄴先輩〉二詩，<sup>62</sup>卷 872 有無名氏〈放榜詩〉：「乞兒還有大通年，三十三人碗杖全。薛庶準前騎瘦馬，范鄴依舊蓋番氈。」注云：太和八年放榜，進士多貧士。<sup>63</sup>

<sup>58</sup> 同註 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 455-456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 3，俞綱點校本，頁 263；同註 15，《詩話總龜》，頁 164。

<sup>59</sup> [宋]魏慶之：《詩人玉屑》，頁 296。

<sup>60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卷五十，頁 1364。此條亦見《全唐詩話》卷四，（同註 25，頁 97。）唯《全唐詩話》係抄錄自計氏《唐詩紀事》，故文字完全相同。

<sup>61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卷五十，頁 1372。按，計有功未註明出處，此條當錄自《北夢瑣言》，《詩人玉屑》卷十言明出自《北夢瑣言》，可為佐證。

<sup>62</sup> [清]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頁 6821 及 6829。

<sup>63</sup> [清]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頁 9884。

(4) 蜀州僧中寤釋，學道播于方州，偶于龍池山逢人精神爽朗，異於常叟，即王仙柯也。……寤公以詩贈之曰：「瞻思不及望仙兄，早晚遐飛入太清。手種一株松未老，爐燒九轉藥新成。心中已得黃庭術，頭上應無白髮生。異日卻歸華表語，待教凡俗普聞名。」自後不復遇。……（同上卷四十七神仙門）<sup>64</sup>

按，「寤公七律」一首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」。考諸《唐詩紀事》卷七十二「僧中寤」條及《全唐詩》卷 808〈贈王仙柯〉錄詩，<sup>65</sup>文字小異。

(5) 蜀後主自裹小巾，卿士皆同之。……又作歌詞云：「這邊走，那邊走，祇是尋花柳。那邊走，這邊走，莫厭金樽酒。」……唐師入境，遇其報而游幸，師至利州方知。將士紛然曰：「且打杈手搖頭。」念周宣帝作歌曰：「自知身命促，把燭夜行游。」令宮女連臂踏腳而歌，亦前歌之類。（同上卷二十二宴遊門）<sup>66</sup>

按，「蜀後主歌詞」及「念周宣帝作歌」云云，均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和詩人的逸事」。

(6) 馮涓失意蹭蹬，有詩云：「取水郎中何日了，破柴員外幾時休。」年八十五，以五彩纏梯穿屋，具冠帶，立梯一級而終。（宋曾慥《類說》卷四十三）<sup>67</sup>

按，「馮涓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和詩人的逸事」。此條亦可參下文房銳「新輯佚文」(2)。

<sup>64</sup> 同註 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 456-457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 3，俞鋼點校本，頁 264-5；同註 15，《詩話總龜》，頁 455。

<sup>65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 1904。按，計有功未註明出處，此條或錄自《北夢瑣言》；[清]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頁 9118。按，《全唐詩》註明錄自《詩話總龜》。

<sup>66</sup> 同註 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 457-458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 3，俞鋼點校本，頁 264；同註 15，《詩話總龜》，頁 242。

<sup>67</sup> 同註 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 459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 3，俞鋼點校本，頁 260。

(7) 蜀後主荒於酒色，月夜每言：「惆悵悵。」又云：「切道斷人生幾何，有分者任作傀儡。」入秦至劍州，悅江水之美，詩云：「不緣朝帝闕，好此結茅廬。」……（同上）<sup>68</sup>

按，「蜀後主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和詩人的逸事」。此條亦可參下文本篇作者「新增輯補」（1）。

(8) 李商隱〈雜纂〉云：「婦人識字即亂情，尤不可作詩，詩思不出二百里。」（同上）<sup>69</sup>

按，「李商隱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人的逸事和思想」。

(9) 都會間有運大筆如椽。或於稻粒上寫七言詩一絕，歷歷可愛。（明陳耀文《天中記》卷四十五）<sup>70</sup>

按，「稻粒上寫七言詩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人的逸事」。

### 3. 輯補自房銳《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》「新輯佚文」者

(1) 喻鳧 鳧體閩仙為詩，嘗謁杜紫微不遇，乃曰：「我詩無羅綺鉛粉，宜其不售也。」<sup>71</sup>

按，「鳧體閩仙為詩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有關詩人的逸事」。又，房銳注錄自計有功著、王仲鏞校箋《唐詩紀事校箋》卷六六，筆者查證實際是該書卷五十一。

(2) 馮涓 馮涓分符眉州，不得之任，局躋于陳、田之間，羈愁六年，徒步湘湖，著〈懷秦賦〉，有《南冠》、《梁川》歌詩集，皆傷蹭蹬也。

<sup>68</sup> 同註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461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3，俞鋼點校本，頁261。

<sup>69</sup> 同註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462。此則亦可覆核：同註3，俞鋼點校本，頁262。

<sup>70</sup> 同註4，賈二強點校本，頁463。

<sup>71</sup> 房銳：《孫光憲與〈北夢瑣言〉研究》，頁179。

有〈蜀駝引〉，其要云：「自古皆傳蜀道難，爾何能過拔蛇山？忽驚登得雞翁磧，又恐礙著鹿頭關。昂藏大步蠶叢國，曲頸微伸高九尺。卓女窺窗莫我知，嚴仙據案何曾識？」〈題支機石〉云：「不隨俗物皆成土，只待良時卻補天。」〈苦雨行〉：「釜魚化作池中物，木履浮為天際船。」皆惜已之不遇也。蜀城拆體之際，幾至殍殍，因投鬻米家活，有詩云：「取水郎中何日了，破柴員外幾時休？早知蜀地區媿與（原注：乃訓如此與也），悔不長安大比丘（原注：即收足大坐也）！」<sup>72</sup>

按，「馮涓歌詩」云云，均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和詩人的逸事」。又，房銳注錄自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卷二一「詠物門」。上文賈二強自《類說》卷四十三亦輯錄後段數句。此外，《唐詩紀事》卷六十六「馮涓」條，雖未註明出自《北夢瑣言》，唯文字與《詩話總龜》此條前段大同小異，應是來源相同，可互補不足。

（3）詩中虎 《北夢瑣言》錄羅鄴〈牡丹詩〉：「買來池館恐無地，開到子孫能幾家。」人謂詩中虎。<sup>73</sup>

按，「羅鄴」詩句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」。

#### 4.本篇論文作者新增輯補者

（1）蜀王衍俘繫入秦，至劍閣，閱山水之美，詩云：「不緣朝闕去，好此結茅廬。」時人笑之。至咸陽，又作曲子云：「盡是一場贏得。」與夫無愁入井者，所校無多也。（《詩話總龜》卷之二十五）<sup>74</sup>

按，「蜀王衍」詩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」。上文賈二強自《類說》卷四十三亦有此條，文字小異，可互相補充。

<sup>72</sup> 同前註，頁 180。

<sup>73</sup> 同前註，頁 181。

<sup>74</sup> [宋]阮閱編：《詩話總龜》，頁 267。

(2) 《北夢瑣言》曰：「球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。」（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十）<sup>75</sup>

按，「球詩思」云云，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歌創作述評」。此條「球」應是「求」之誤。賈二強據《詩話總龜》卷十四「警句門」云：「詩思不出二百里間」，文字小異。《韻語陽秋》卷二云：「鄭綮詩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，唐求詩所遊歷不出二百里，則所謂思者，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！」<sup>76</sup>鄭綮事見《北夢瑣言》卷七，故唐求事疑亦是《北夢瑣言》佚文。

(3) 《北夢瑣言》云：「日休傲誕，自號閒氣布衣。日休之子光業，辭文宏瞻，唐末為越州副使。」（《唐詩紀事》卷六十四）<sup>77</sup>

按，「日休父子」事，均符合該書凡例三「詩人的逸事」。《北夢瑣言》卷七「李流行文卷」條有「皮生後為湖南軍卒，亦甚傲誕，號閒氣布衣。」而無「日休之子光業為越州副使」事，應是《北夢瑣言》佚文。

#### 四、結論

經上文探微，王水照、呂尚奧二人編纂《孫光憲詩話》內容文獻完整性角度剖析，確實存在不少缺失。這是基於文獻整理求善、求精、求全原則，輯錄者務必多方搜羅，且力求精校、精審，免得誤導讀者，誠如程千帆·徐有富《校讎廣義·典藏編》所言：

私家刻書也非常重視選擇好的底本，陳瑚在談及毛晉時說：「其所鈔諸書，依據宋本，或戲謂子晉曰：『人但多讀書耳，何必宋本為？』子晉輒舉唐詩『種松皆老作龍鱗』為證曰：『獨宋本然後知今本老龍鱗之誤也。』」

<sup>75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1372。

<sup>76</sup> [宋]葛立方：《韻語陽秋》卷二，[清]何文煥《歷代詩話》本，頁304。

<sup>77</sup>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頁1733。

毛晉出版圖書還十分注重校勘工作。<sup>78</sup>

毛晉出版圖書猶注重校勘，故知編纂整理文獻時，除必須依據善本，仍須存有嚴謹校讎態度，所得成果方被肯定。

總結《宋詩話全編·孫光憲詩話》在文獻版本上，整體缺失：

1.在「字句訛誤」方面，有：五、七、八、九、一一、一四、一四、一五、一六、二十、二十、二六、三一、三一、三一、三二、四一、四二、四七、四八、五一等，凡十七則、二十一處應訂正。尤其是一四則「鹿霓衣」、「鐵梭飛」，一五則「山北節旄」，一七則「張博」，三一則「拓善者」、「已聞」，三二則「落紛紛」，四一則「總不留」，四七則「遽於黔中」，四八則「知來藏往」等，均是林艾園、賈二強、俞綱三家點校時未發現，而為筆者個人之創見。

2.在「字句異文」方面，有：五、五、五、七、七、八、八、一四、二十、二四、二四、二六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六、三八、四二、四八、四八等，凡十五則共二十二處可以討論。

3.在「內容疏失」方面有十四則。選錄失當有第二和第五則。摘錄不全有五、一一、一二、一三、一四、一六、一九、二四、三十、三三、三四、三四、五一等，凡十二則，共十三處。

4.在「詩話增補」方面。補輯自林艾園校點本《北夢瑣言》有六則，錄自賈二強點校《北夢瑣言》有九則，參考房銳《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》有三則，以及筆者新增輯補三則，合計二十一則。若以編者輯錄五十一則總數觀之，遺漏比率還真不少。

以上情況，筆者認為除「字句異文」十五則可討論外，其餘都是明顯缺失。尤其內容摘錄不全，以及可再增補部分偏多。吳文治《宋詩話全編》既高舉「全編」之名，理當搜羅全備。況且文獻整理者宜求善、求精、求全，若以此原則繩之，則江蘇古籍出版社發行《宋詩話全編》，當中由王水照、呂肖奧二人編纂《孫光憲詩話》，顯然頗多改善空間。

<sup>78</sup> 程千帆、徐有富：《校讎廣義·典藏編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8年），頁32。按，「種松皆老作龍鱗」，此係王維〈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〉詩末句；王詩云：「桃源一向（一作四面，一作面面。）絕風塵，柳市南頭訪隱淪。到門不敢題凡鳥，看竹何須問主人。城上（一作外）青山如屋裏，東家流水入西鄰。閉戶著書多歲月，種松皆老作龍鱗。」〔清〕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頁1298。

## 引用書目

- 王欣夫：《文獻學講義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7年。
- 何文煥編：《歷代詩話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59年。
- 吳文治：《宋詩話全編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吳庚舜、董乃斌主編：《唐代文學史（下冊）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5年。
- 李昉等編：《太平廣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。
- 阮閱編，周本淳點校：《詩話總龜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房銳：《孫光憲與《北夢瑣言》研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。
- 洪邁選編，霍松林主編：《萬首唐人絕句校注集評》，山西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范攄：《雲溪友議》，收於首都師範大學文獻研究所編著《四庫家藏·子部·隋唐筆記》，濟南：山東畫報出版社，2004年。
- 計有功著，王仲鏞校箋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9年。
- 韋莊：《又玄集》，見傅璇琮主編：《唐人選唐詩新編》，西安：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孫光憲撰，林艾園校點：《北夢瑣言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。
- \_\_\_\_\_撰：《北夢瑣言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影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·子部三四二·小說家類》，第1036冊。
- \_\_\_\_\_撰，賈二強點校：《北夢瑣言》，收入《唐宋史料筆記叢刊》（38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。
- \_\_\_\_\_撰，俞鋼整理：《北夢瑣言》，收入朱易安、傅璇琮等主編《全宋筆記》第一編，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莊學君〈孫光憲生年及其著述〉，《四川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4期，1986年，頁67。
- 許清雲：〈《宋詩話全編·陶穀詩話》訂補〉，《東吳中文學報》第24期，2012年11月，頁92。
- 陳尚君：《唐代文學叢考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7年。
- 彭定求等編：《全唐詩》，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。
- 程千帆、徐有富：《校讎廣義·典藏編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8年。
- 劉向撰，王叔岷校箋：《列仙傳校箋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，

1995年。

劉尊明：《唐五代詞史論稿》，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2000年。

魏慶之撰，王仲聞點校：《詩人玉屑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。

## On the Compiling Problems of Song shihua quanbian-Sun Guangxian shihua

Hsuh Ya-we\*

[Abstract]

Wu Wenzhi's *Song shihua quanbian*, re-ublished by Jiang Su Guji Chubanshe in ten volumes in 1998, is by far the most complete compilation of poetics of the Song dynasty. However, the compilation is a collaborative work of three hundred people; therefore, there can be inconsistencies. Professor Xu Qing Yun, in "The Revision and Addendum of *Song shihua quanbian-Taogu shihua*" published in the 24th issue of *Dong Wu Zhong Wen Xiao Bao*, has pointed out the flaws in *Taogu shihua*.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irty-eight materials, thirty-three emendations can sugges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errors. Although *Song shihua quanbian* includes *Sun Guangxian shihua*, Sun Guangxian did not produce any notes on poetry. In fact, the notes were extracted from *Beimeng suoyan*, where Sun reflects on poetry. In my research on *Bao Yan Tang Mi Ji*, I have given close attention to novels by Song writers. While comparing various versions of *Beimeng suoyan*, I discover that *Sun Guangxian shihua* in *Song shihua quanbian* contains a number of errors. As Ye Dehui (Qing Dynasty) said, compilation of literature requires reliable texts and emendations. Such a finding might help determine a more reliable text for future studies.

Keywords: *Song shihua quanbian*, *Sun Guangxian shihua*, *Beimeng suoyan*, philology, emendation

---

\* Associate Professor, Dept. of Chinese Literature, Mingdao University.

